



狼王传说

酋长有德 著

一部狼中的成吉思汗故事

一段关于激情和永不停息的奋斗经历……

南方出版社

狼王传说

酋长有德 著

一部狼中的成吉思汗故事

一段关于激情和永不停息的奋斗经历……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王传说 / 酋长有德 著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701-337-0

I. 狼… II. 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5695 号

狼王传说

酋长有德 著

责任编辑: 李树泽

版式设计: 杨金海 郭俊山

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

邮政编码: 570203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 楼

电 话: (0898) 65371546 传真: (0898) 65371264

印 刷: 北京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 680×98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01-337-0/I·15

定 价: 26.00 元

第一章

公狼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趴着，见母狼出来，它立即站了起来，摇了摇那雄健的尾巴，然后向旷野里跑去

/ 1 /

第三章

也不知从哪一代开始，地上的狼与空中秃鹫结成了一种奇妙关系——秃鹫在空中帮助狼寻找动物尸源，负责将它引到动物尸体跟前；狼呢，就负责帮助秃鹫撕开动物尸体的毛皮

/ 31 /

第五章

一个箭步，他张开那尖厉的牙齿，“咔”地一声，齐铁夹边沿一口咬断了小茸茸那条被夹着的左后腿

/ 57 /

第二章

他叼住一个奶头，却又用爪子按住了另一个大奶头，一副吃在碗里，霸着锅里的霸王架势。小尾巴撅得高高的，好像一根要抽到月亮的鞭子

/ 13 /

第四章

他敏捷地左前腿与左后腿同时屈膝，使前进中的身体突兀地向左前方极为轻巧地打了一个滚翻，在拼死的雄雉爪喙将到的一瞬间，闪了开去

/ 44 /



第六章

这个以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而著称的动物，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那双圆溜溜的眼睛不代表它的脑子同样溜溜圆地灵活

/ 71 /

第八章

小麋鹿试图想扭动一下，哪知，脖子已不再听它的使唤，在贝利如布满铁钉的两面牙床的挤压下，那条可怜的脖子，只剩下一半还连在它的头身之间。

/ 99 /

第十章

它开始对任何一只狼都看不顺眼，动不动就龇着它那满利牙的嘴，冲着群狼“呜呜”地发着牢骚或怨气

/ 126 /

第七章

一个狼群按高低贵贱分成三个等级。头狼叫阿尔法狼，它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负责着狼群的所有重大事项。次一级的叫贝它狼，一般由成年的公狼和母狼组成，它们是阿尔法狼的兄弟姐妹或其他近亲。最底层的狼，叫欧米佳狼，一般是阿尔法狼的远亲或者是被收留的无家之狼

/ 85 /

第九章

它们要开始享用它们的美食了。但根据规矩，得先让头狼吃饱喝足之后，再由贝它狼上前吃，最后，才能轮到贝利它们

/ 113 /

第十一章

头狼也不再维护它的头狼至尊，只是象征性地先吃过一口猪内脏后，便向其他群狼发出了一起进食的信号

/ 135 /



第十二章

做了头狼的贝利尽管在刚才的争霸一战中几乎耗尽了体力，但它还是将身子挺了又挺，将头昂了又昂，将尾巴翘了又翘，以饱满的精神，接受着群狼的祝贺

/ 149 /

第十四章

狼群组织内地位的高下，通常可以从尾巴翘起的程度就可看出。阿尔法狼的尾巴总是高高地翘起，如现在的贝利；贝它狼会将尾巴放至较低的位置；而欧米佳狼，则总是将尾巴垂到两腿之间，夹了又夹

/ 178 /

第十六章

那场惨绝伦寰的马战，其他四肢健全的狼纷纷倒下了，而它为什么凭着仅有的三条腿能全身而退，原来，它肚子中已经有了小狼了啊

/ 206 /

第十三章

一股傲气直冲头顶，然后如一条蛇一般地游向他的牙齿，从他的嘴中伸出勇敢的信子

/ 163 /

第十五章

它不是死在敌人的手里，而是或者因自己踩破了自己的肝胆，肝碎胆破而死；或者因自己踩裂了自己的心脏，心裂脏爆而死；或者因自己踩扁了自己的气肺，气窒肺息而死

/ 192 /



第十七章

它一个腾跃就蹿了出去，迅疾地向小狼们所在的土包跑去，那条急剧地空划着的后腿，表现出它如焚的心焦与急迫

/ 220 /

第十八章

它们知道在战斗中嘴是用来当武器的：每一嘴出去都能咬中对方要害，远比那些毫无意义的嘶叫要有用得得多

/ 233 /

第十九章

眼前先是一片灰色，接着是一片棕色，再接着是一片红色，最后，那只仍躺在地上的啤酒听便晕化成了一团黑色

/ 246 /

第二十章

就在贝利本能地收缩爪子，四脚踏地的瞬间，“红中带青”举起了那只打火机

/ 260 /

后 记 / 274 /



Langwangchuans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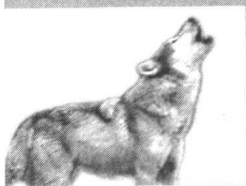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



狼拥有永远填补不满、感到
无限空洞的灵魂，它内心深处热
烈期盼和怀念的究竟是什么？

——韩国《狼的诱惑》作者可爱淘





公狼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趴着，见母狼出来，它立即站了起来，摇了摇那雄健的尾巴，然后向旷野里跑去

LANGWANGCHUANSHUO

1

薄暮时分，“轰”的一声巨响。

那震耳欲聋的声波，仿佛一架庞大得似乎能掩住天与地的推土机，“隆隆”地将贝利的母亲——那只有着如缎子般美丽的毛色、眼睛绿得似猎人陷阱，而那些公狼却也愿意争先恐后地往里跳的母狼世界，一下给推得如一只竖着的没放稳的玻璃瓶般摇晃起来。

母狼惊惧地将它即将分娩的身子往洞里缩了缩。

刚才它还在洞口，观赏着这一天里最后的风景。

短暂的白昼，像一匹老马般地蹒跚着离去；那如同幼兔呼吸似的回暖气流，悄无声息地爬上了这藏北高原中最漂亮的山岭。

周围到处都是雪。

那是两天前的夜间，喜怒无常的老天爷如喝醉了酒般发起了脾气，一场暴风雪突然袭上了这片土地。太可怕了，比母狼见过的猎人还可怕。那时狂风大作，大雪飞旋，在一片漆黑中，群山消失了，天地隐去了，原先若隐若现的世界顿时化为乌有。直到第二天中午，雪才停止，但风却仍如刀子般地吹着这高原上每一个高出平地的山岭。从那时起，为无数巨大雪堆所禁锢的群山，就伫立在了凝滞不动并与世隔绝的冰冷和沉寂中。

可是，那一声巨响，将这凝滞与沉寂给炸开了一个豁口，让山石夹着雪块，从山岭上、峭壁上直摔落下来。



山石与雪块径直向下飞去，一路上翻滚着，旋转着，在后面掀起无数的土块和碎石。这些土块和碎石又带起更多的土块与碎石，一直坠落到山脚下，像炮弹开花那样，崩裂成许多碎块。这些碎块又穿过一些红柳和一些不知名的草丛，把几堆积雪击得粉碎，一直落到了狼窝口。

2

母狼缩进洞口后，没再往里躲。它蜷曲着，像一团压缩的弹簧，还竖起后脖子上的毛，一对野性勃发的、在降临的暮色和洞里的阴暗中发着磷光的眼睛，紧张地注视着洞外，既随时准备着投入一场搏斗，又焦急地等待着公狼的归来。

公狼出外觅食去了。

其实，早在前七八天，公狼和母狼就曾见过人类。

对于它们的窥视，人类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用一个镜子——望远镜——对它们照了照，又继续了他们的勘探；母狼甚至还大着胆子地向前走了几步，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它们的视野中，他们也没对它怎么着。

但公狼在母狼身边的低啤，表明它始终认为人类是可怕的敌人，不能掉以轻心。

对于公狼的担心，母狼也有所犹豫，但想到即将要出世的小狼崽，最后，它还是打定了主意，等生下小狼后，它们就搬走，尽管它们在这生活了已经有三年，这狼洞中无处不散发它们的生存气息。

可是，没等到它生下小狼，就凭空里响起了这一声惊天动地的巨炸爆声。

公狼回来了。

可是，公狼的一只脚刚踏进洞口，“轰”地又一声巨响辟天盖地地掀来。吓得母狼“嗷”地鸣叫了一声，就要窜出去。公狼眼捷口快，一下扯住母狼的后腿，也许情急之中下口太重了吧，母狼疼得“呜”地叫一声，回过头来责备地望着公狼。公狼歉意地舔了下嘴，那意思仿佛是在告诉母狼说，天还没太黑，现在不能就这样出去，那边不仅有勘探队员，而且有了比原先它看到的多了十多倍的人类。

自从上次母狼看过人类勘探回来后，为了保胎，就再也没出去过，偶尔



出去一下，也只是在附近转上一圈。虽然它也曾通过升起的炊烟感到人类人数在增多，但究竟多了多少，它却一直没在意。公狼却与它相反，它一直感到有着一一种来自这群陌生的人类的威胁。自从母狼怀胎以来，它多半露宿在洞外，尤其是自从山岭那边来了人类以后。并且，几乎每天，它利用为母狼捕猎食物之隙，总要小心地跑过去观察一下这群人类，以防他们哪天突然就对它们采取行动，打它们个措手不及。所以，对山岭那侧人类的动向，它了解得一清二楚。

只是，它看见他们每日每夜地在那里对着岩石叮叮当当地敲着，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现在知道了，原来，他们是在开山放炮，是在毁灭它的家园。

母狼冲着虽然也如它一样有点惊惶但仍显镇定的公狼不解地眨着眼睛，似在问：“难道我们不逃，就这样坐以待毙吗？”

公狼仿佛猜透了它的心思，轻轻地走过来，用它的吻触碰着母狼的耳朵，似乎是在说这里不是平原，你看，到处是山，是石，是洞，真的危险降临到头上，我们随时可以逃窜；再耐心地等一会儿，等天完全黑下来了，让人类的眼睛变成瞎子后，我们就逃。

母狼为公狼如此的精明与能干而折服，掉过头来，回吻了一下公狼，然后将身子紧紧地挨过去，甚至随着它的粗重的呼吸一同呼吸着。

夜色终于降临了，将母狼的恐惧和人类的喧响全都罩进了另一个世界。

公狼觉得逃走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回头看一眼仍在眷恋着即将被抛弃的家园的母狼，鼓了一下精神，一个纵身，跳了出去。

母狼也不再犹豫，紧随着公狼，也跳了出去。

两个渺小的生灵，为了生命，向高原更深处奔突……

3

太阳升起来了，阳光穿透阴寒的薄云和空中漂浮着的雪末，慵懒地照在茫苍苍的伦贝草原上。几只鹰在云下徐缓地盘旋着。早春回暖的地气悠悠地浮出雪原表面，凝成烟云，幻成岚气，随风轻轻飘动，宛如母狼在最美丽的季节中背脊上的毛。一群褐红色的无名鸟，不知被什么惊动了，从一丛丛白珊瑚似的红柳棵子底下噗噜噜地飞起，柳条振动，落下像南方田野里的蒲公英飞茸一样轻柔的雪霜雪绒。再往北，就是戈兰高山了。高山南面的山脉已处



4

当它骄傲地回过头来品尝着它的胜利果实时，一只大母兔引起了它的注意。它感到那只母兔是那么的肥硕。于是，它先将其他四只一一吞进肚子，最后才走向它——那只颈部正汩汩地往外冒着血、仍睁着一双红红眼睛的母兔。可它张开嘴只咬了一口，便愣住了。它感觉大母兔的肚子似乎动弹了一下，好像那里面藏着几只看不见形状的小东西。这种怪异的情况先是使得母狼吃了一惊，继而激起了它极大的好奇心。它诧异地竖起耳朵，疑惑地紧盯着这只早已丧命的猎物。这太有意思了，也太令它费解了，以致母狼真想跟那些看不见的小东西闹着玩上一玩，就像猫有时逗弄半死不活的老鼠那样。

只是，它弄不懂，这小东西究竟是什么？

母狼将那只肥硕的母兔叼回窝里。然后走出洞穴，在前面一块平地上趴下来，舔着仍沾满着血腥的唇吻，准备在阳光下美美地睡上一觉。可就在这时，它忽然明白了那只大母兔肚子里的小东西是什么了。

那是它刚躺下，一个哈欠还没打完，突然，它清楚地听到，在自己的身体里，或者说得确切些，在自己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弹动——它知道，这是与那只肥兔肚子里动弹的小东西一样，是一个个沉甸甸的小生命。

本来这些应该还有几天才能出世的小狼崽，也许是昨晚一夜的奔波，也许是昨天那炮声的惊吓，说不定是刚才那只大母兔使母狼产生的震动，让它们在母狼的腹中感受到了即将来到的外部世界的险恶与凶残。它们感到十分的不安，所以，为即将到来的出世显得惶惑。

母狼听着肚子里的胎动，它感到无可奈何，甚至有点焦躁不安。

它扭过头望了一眼太阳。

太阳在它的狼眼里，如一只挂在天上的猎物，是那么的能激起它的勇敢。它的心跳不由得加速了起来。一种坚定的信念从它的心灵深处潜滋暗长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怀里的小生命，不让它们遭到任何危险。

想到这里，它兀地翻身坐了起来，警觉地打量了一下四周。如果现在有任何来犯之敌，它会毫不犹豫地跟它们搏斗。

在它的内心里，萌发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保护后代的伟大本能。

四周虽然还是原来一样的安然，但母狼不敢大意，它起身回到了窝里。



只有回到窝里，才能让它感到放心。

虽然洞不深，也不宽，但有安全感。

母狼重新躺下，微闭上眼睛，感受着一股勃发的暖流：要是它的这些小狼们就在身旁，它要爱抚它们，给它们温暖，还要给它们喂奶。

这是一种幸福的预感。

于是，母狼索性闭上眼睛，温柔得轻轻地哼起来，盼望着肚子两侧凸出的大奶子能胀得发红，充满乳汁。

它因此体验到一种极大的满足，便尽可能地就着洞穴大小，慢慢儿慢慢儿地舒展开身子，生怕一不小心会吓着它肚子里的小狼崽。

5

公狼带回了几只黄鼠。见到窝前那只已快被冻成砣的大母兔，它先是一愣，但接着便很快明白了这是母狼对它的爱意。于是竖起一只耳朵，抬起它那沉重的、有棱有角的头，用一双深陷进眼窝里的黑眼睛望了一眼窝里的母狼，确信它已经吃饱之后，这才放下嘴里的黄鼠，在死兔身上又嗅了嗅，仿佛不放心，怕它会变活突地一下跳起来逃了；然后走进窝里。母狼立即温柔地往前移了移，向它靠过去。

公狼是强壮的，它的皮毛既暖和又浓密，还富有弹性。母狼一靠上来，公狼就捕捉到了它眼里的那一份神情。于是，公狼发出一种“呼噜”“呼噜”的声音，喷喷鼻子，清清喉咙，以此表达它的心情如母狼一样：极好；表示它准备俯首帖耳地听从母狼的吩咐，还要好好地保护母狼。然后，它开始用它那温暖而湿润的宽舌头殷勤地、轻柔地舔着母狼的头，特别是母狼的鼻子和那双闪光的蓝眼睛。

它知道母狼喜欢它这样舔着。

记得那还是它与母狼第一次偷情，公狼急不可耐地浑身打着颤，由于热血沸腾，舌头像在冒火，变得如蛇那般柔软、灵活、有劲，尽管开头母狼装出一副对这种事至少是不感兴趣的模样，但当它的舌头舔上母狼的眼睛时，母狼再也控制不住了，一下就醉倒在了它的这种软乎乎、湿漉漉的爱抚中。

母狼还没从肚子里弹动着小狼崽的幸福中回过神来，现在又被公狼的无限幸福所包围着，它兴奋得不自禁地闭起眼“呜噜噜”地享受着。



公狼是它的忠实可靠的伴侣，自从它们被逐出狼群之后，公狼一直紧随着它，凭着公狼那股不知疲倦的力量，为它捕食，为它护窝。一直地形影不离。

只是有一次另外——

那是母狼生下第一窝小狼崽不知是十天还是半月之后的一天夜里，它的公狼不见了踪影，直到天亮时才在它的焦急中回来。但当公狼一走进窝，它就敏感地闻到了一股另一只母狼的异味——不知羞耻的母狼发情时的骚味。这种骚味，能把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公狼引到一处互相咬架、决斗。

这股异味引起了母狼压不住的恼怒和气愤，它不仅当即不理睬公狼，还出其不意地用利齿在公狼肩头咬出了一道很深的伤口；然后，将公狼轰出了狼窝。公狼叼回来的食物，它也不闻不吃，任其放在一边，哪怕变腐变坏。而且为了表示惩罚，它还迫使公狼一连几天一瘸一拐地跟在自己身后，自己只顾一个劲地跑着，任公狼在后面怎么嗥叫也不搭理，也不停下，仿佛它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公狼。公狼太伤它的心了，为了公狼，它与头狼反目成仇，被赶出了狼群，它也没有后悔过。可是现在，仅仅是因为它生了小狼才几天，公狼就忍受不住了，居然在外面勾搭起了骚母狼。

这种不理不睬是对公狼的一种警告，如果公狼下回胆敢再接近那只母狼，它一定会认真地与公狼较量一番：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在所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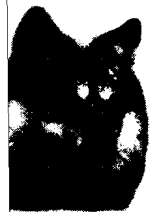
但此刻，母狼依偎着公狼，从它宽大的腰身上感受着无限的温暖，而且，对自己的公狼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它分担了自己的恐惧，感谢它使自己恢复了信心，也感谢它刚才给自己带回的食物。于是，为了报答，母狼回舔了两三次公狼的吻唇。

可与此同时，母狼又禁不住地阵阵战栗与惶恐不安：肚子里那些还没出世的小狼，正一次又一次莫名其妙的动作着，而且一次比一次动作大，大得公狼都能看见它们一会儿在母狼肚子的这边，一会又跑到母狼肚子的那边；使得母狼的肚子看上去，如雪雾天里的一个个小山包，若隐若现地涌动着。

在这种极大的震动中，母狼终于不知不觉地沉沉睡去了。

母狼一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

这一觉它睡得太舒服了。可能是昨天一夜奔逃的紧张与疲惫，这一刻得到了彻底的放松；也许是它即将做母亲前的激动让它亢奋的神经在公狼的



安抚下得到了完全的松弛。它睡得太沉了，这是以往任何时候所不曾有过的，也是它们狼类的大忌。试想啊，这要是来了敌人，睡得如此不省人事，岂不要让人家瓮中捉鳖、唾手可得？

想到这里，母狼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公狼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母狼嗅了嗅它还留在洞中的雄性气味，起身往洞外走去。它知道，公狼肯定在洞口为它守卫着。多少年来，它一直都是这样。这一点，让母狼感到无比的骄傲和欣慰。刚才母狼之所以敢那么毫无顾忌地翱翔在梦中，原来潜意识里早就因依赖着有公狼的守护。果然，公狼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趴着，见母狼出来了，它立即站了起来，冲母狼摇了摇那雄健的尾巴，然后向旷野里跑去。母狼知道，它又要捕猎去了。只是现在天还早，不是出猎的时候。但公狼等不得了，母狼随时都可能生产，那样，母狼就要进很多的食来借以补充生产时所消耗的体力。

· 它得早作准备，多储一些食物。

7

白天即将过去。

母狼在洞口趴了下来，眯着眼看着即将落下去的太阳。

太阳与草原是两个亘古长存的庞然大物。根据太阳，可以测量草原，看太阳照着的面积可以知道草原有多大。而草原之上的天空，可以根据苍鹰飞起的高度来测定。

此刻，在这日落时分，在这伦贝草原上空，有一大群白尾巴苍鹰在高空盘旋。在那永远温暖、轻烟弥漫而又无云的高空，它们忘我地翱翔着，没有目的，没有使命，它们稳稳地漂浮着，似乎只是为了飞行而飞行。这些苍鹰一只接一只，朝着一个方向兜着圈子，仿佛以此象征着：这天，这地，都是永恒的，坚固的，唯我独尊的。这些苍鹰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默默地观察着此刻在它们翅膀下发生的一切。正是多亏了它们这种异常敏锐的、能洞察一切的视力（对它们而言，听觉退居到了第二位），这些强盗气派的猛禽才成了荒原上层高空的居民，它们只在吃食或过夜时才落到这深重的大地上。

母狼将目光收回来，看向一望无际的平原和丘陵。在这一片广袤的草原上，长着一些只能在本地才能生长的各种红柳。这种红柳半似草，半似树，坚硬得像石头，枝茎扭结得像海船上的大缆绳。最多的是芦苇似的有梗的芨芨草，这种草为这伦贝草原增色不少，因为无论在月色下，还是在阳光下，草丛



宛如一片虚幻的金色树林那样闪烁不定。

母狼无精打采地闭上眼睛。它在想，也许就在此时，从那不可估量的高度，那些苍鹰如指掌地看到了，在一个小陵丘上，在一片还没到季节的红柳丛和芨芨草丛中，有一只母狼，正舒服得有些放肆地躺在那，两只前爪交叉地伸在前面，头懒懒地伏在上面，那根又粗又长的尾巴无比舒展地散放在身后，从高空看上去，俨然一只肥厚的黄鼠。也有偶尔地，那只母狼会动，支棱一下用两条直直的、青筋毕露的前腿撑起身子，让那有点发白的胸脯、收起的肚子，以及两侧暂时还没完全鼓出的坚挺的奶子，衬托出它大腿的结实和有力。但仅此而已，很快，它又趴了下去，换上一种姿势，继续享受着它的狼梦。

苍鹰继续在云端盘旋，继续冷静地观察着这日落时伦贝草原上所发生的一切。

在母狼一侧不算很远但母狼却看不到的地方，有些羚羊正在那闲散地啃着草。数量不多。几乎就在近旁，还有相当大的一群羚羊也散在杂树丛中觅食。而在更远处，还有更大的一群羚羊。

如果，这些苍鹰对草原上的羚羊发生兴趣的话，那么，只要察看一下方圆几十公里的大草原，它们就会发现无数羚羊；要是更早些的话，譬如，人类还没有发现羚羊有如许药用和保健价值的话，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因为这些羚羊自古以来就习惯于这种天赐的高原地区。

有群羚羊正从母狼所在的小丘陵对面飞奔而过，母狼躺着都能看得见它们在亮晃晃的芨芨草丛中闪过的腰身、垂下的头和公羊头上不大的角。这些羚羊跑动时从来都是耷拉着头的。这样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空气阻力，它们得随时准备着为了生命而奔跑。这是大自然在演化进程中这样安排好了的它们的生活，也是羚羊生存的主要优势：通过奔跑来摆脱危险。即使不受任何惊扰，比如此刻，它们一般也总是从容不迫地、不知疲倦地、一刻不停地奔跑着。可以说，它们会不给除狼以外的任何动物让路。

为什么？

因为羚羊的数量很大，一旦集中奔跑起来，其气势犹如排山倒海，浩瀚倾泻。

这就是羚羊的力量！

又有一群羚羊从陵丘上的母狼对面飞奔而过。

要是在平常情况下，母狼只消跳上两下就能出现在飞奔的羚羊身旁，然后开始驱赶它们，狂暴地、锐不可当地、神勇地追得它们精疲力竭，使它们在

